

都市新潮小说系列丛书

纽约

族

【美】周 琼 著

每天出版社



56610

●都市新潮小说系列丛书

纽约



梦

【美】周琼著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 城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都市新潮小说系列·

书 名	纽约梦
著 者	〔美〕周 琼
出 版 者	海天出版社（深圳） 地址：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 电话：（0755）3371540 3371545
印 制 者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1996年11月1版
印 次	1996年11月1次
印 数	1—10000册
I S B N	7—80615—513—9/I·138
定 价	27.80元



作者简介

从湖南省《小溪流》编辑部，到鲁迅学院青年创作进修班；从西北大学作家班，到欧洲自费留学，每一个进程中都留下了她不断跋涉的汗水。1991年赴美后，她即任纽约《美东时报》记者，一年后又进入美国《幸运人出版社》，主编《开拓者》丛书和《美国八十位华人创业、奋斗、成功的故事》。



刘雯

内 容 提 要

三位美丽的华裔小姐，出自不同的背景和区域，来到纽约这个世界著名的商业大都市里寻梦。在纽约五光十色的生活圈中，她们踉踉跄跄地寻觅着，辛辛苦苦地挣扎着，构筑着各自似真似幻的梦境。

她，本是一个富家女，岂料生意场中遭人暗算，家败父亡，恋人又情变，只好千里出走。“钓金龟”的游戏中竟然发现了仇人的踪影，放纵情欲的人生中必然地划上了世纪绝症的句号……

她呢，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纯情少女，告别了一段伤心的恋爱，也来到纽约翻开人生新的一页。她在唐人街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涂抹着一幅幅华人社会的风情画。工作中她结识了善良文雅了青年画家，深深地爱上了他，却碰到了他性功能障碍的麻烦……

另外一位，可以说是靠“骗婚”来纽约的。她根本不爱自己的丈夫，心底一直苦恋着还在北京的男老师。想尽了办法，他们终于相会在纽约。可在面对面的朝夕相处中，双方竟发觉是个不该在真实中验证的梦……

《纽约梦》里展现的，是一幅幅灵与欲、感情与理性、现实与梦幻交织相映的生活画面。它们源于纽约的真实世界，浓缩了作者多年旅美生活的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悟，为世人，特别是为太平洋此岸的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彼岸华人生活的机会。

但作者还是要提醒各位读者：

小说便是小说，谨请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第一章

“我找到工作了，《纽约华闻周报》让我下星期一去上班，试用期三个月！”伊莉莎兴冲冲地扬着手中的通知，对正在逗小孩的房东太太葛莱丝说。

“恭喜你，真为你高兴！”葛莱丝太太微笑着望向她，她手上抱着的那个满头金发不满二岁的可爱小孙女，也仿佛听懂了这一消息似的对她咯咯欢笑。

“谢谢你们！我要马上去告诉杰克，我要让他也能尽快分享到我的喜悦。”她俏皮地对那沐浴在阳光中的祖孙俩扬了扬手，就赶快转身进了房间。

“杰克会让我去纽约吗？”想起要让杰克接受她去纽约工作的消息，她就有点犹豫了。她不由自主地拿起桌上那张她与杰克去年夏天在草地上拍摄的照片，凝视着他那对棕色的大眼以及棱角分明的俊脸，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我也许应该为了你而放弃去纽约的机会！”

她顺手拿起桌上的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就马上停了下来。她狡诘地挤了挤眼，冲着桌上杰克的那张脸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与杰克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在她生命中，她想她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九一年新年派对上，杰克邀请她跳舞并亲吻她的情景。

“那真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晚上！”想起自己居然用“阳光”来形容那一晚的幸福，伊莉莎就陡感浑身不自在起来。的确，这一年来，她一直有些困惑，自己早已不是十八年华的少女，怎么仍然会被英俊男人的一张脸搅得魂飞魂散呢？

“找丈夫要实在，千万不要被英俊男人的外貌所迷惑，因为外表是生活中一种最不可靠的东西。”

虽然伊莉莎会经常忆起妈妈曾忠告过她的这句话，但她却仿佛天生就难以抗拒英俊男人的摄魂魅力，一而再地重蹈覆辙。

*

*

*

遇到杰克的那天晚上，是她来美留学后第一次有被异性强烈电倒的感觉，那种感觉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她以前的两次恋爱经验，从而也使她深深地体会到自己那以前的所谓恋爱是多么地平淡无奇。

“小姐，你的舞跳得真棒！”一个温柔而又轻快的声音从后面悄悄地滑进她的耳里。正随着撩人的迪斯科音乐纵情欢跳的她，赶忙扭头望去，刹那间她感觉自己浑身被一股莫名其妙的紧张和不自在缠住了。虽然她身体随着音乐震动而自然飘摇的那种美态变得硬而缓慢了下来，可那颗被迎面凝视的这对棕眼搅得煽情狂跳的心，却不能自制地在她胸腔内翻腾，令她体内热血沸腾。

“这音乐和着你的美姿，看起来真棒！”他直视着她那张东方美人特有的脸，又凑在她的耳边低语了一句。

伊莉莎随着音乐的节奏，本能地旋转开半贴着她的那张令她头昏眼花的脸，而耳畔残留的一阵奇妙的摄人气息仍在她的感官

世界里飘荡。

“谢谢你！”她忙不迭地以美国人的方式道谢。

“请跟我来跳这支舞曲！”他优雅温情地趋向前，双手自然地拉起她的左右手搁在他的双肩上，而自己的双手又随着音乐的节奏顺着她身体的左右侧轻柔地滑到她的纤腰处，他十指轻抚着她的腰际，随着轻漫的音乐节奏摇曳着她的腰肢。

一切是那么突然。当她清醒过来想要挣脱他的双手时，她才发现周围的人几乎人人都搂着一个舞伴，在跳这首抒情曲。

“什么时候转换了舞曲？”她差一点冲口问出。她的眼睛偷偷瞟向他的眼睛，她看到那双伸着浓密长睫毛的棕眼正以火一样的激情在探索着她的瞳孔。她本想赶快挪开视线，可自己的神经操作系统却仿佛停摆了似地使她难以如愿，她感到她自己的整个灵魂都被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那种悠悠深情给摄住了。

“我已经注视你很久了，一直都没有机会这么近地接触到你。”他柔声地倾俯下他的身子，凝视着她迷茫中带着惊慌的那对水汪汪的黑眼瞳，充满深情地表白道。

“我……我……”她的双臂仍缠留在他那宽阔的双肩上，如她受惊的身体般地轻颤着。这种轻颤在音乐的渲染下毫不为外人所知觉，但却令她不知所措。

“我不知你在说什么？”她无力地摇了摇头，整颗心象虚脱了似地一片紊乱。一直都生活在王子与公主般美丽童话世界中的她，突如其来地被现实中一位英俊得叫她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异国男子抓着倾诉爱慕之情时，她的内心深处竟无端端地滋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一种脚踩在悬崖边害怕自己会坠入谷底的恐惧。

正当他又要表示什么的时候，音乐戛然中断了，随即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惊喜的女中音：“先生们、女士们，一九九一年就要到了，让我们以倒计时的方式，共同迎接新年的来临吧！”一瞬间，全场肃静了下来，仿佛要凝住这一九九〇年最终的时刻。

“十、九、八、七、……”随着扩音器里女中音倒数的数子，全场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地接着数下去：“五、四、三、二、一！”最后一声刚落，墙上的挂钟当地敲了一下，这一清脆的钟声在空中缭绕着，接着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声：“Happy New Year！”随着这阵欢腾声，她的情感如脱了缰的野马在她体内翻滚着，她感到自己的眼眶已容不下她满腔惊喜的泪水，只好任由它们溢满两腮。

“Happy New Year！”他用他那宽而有力的手臂把她搂进他的怀里，并用自己温暖的嘴唇在她微颤的双唇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她泪眼汪汪地望向他，她亦忠诚地回应道：“Happy New Year！”

伊莉莎刻意地将她的视线慢慢从他脸上挪开，望向了欢腾的人群。忽然她发现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影子正在远远地向她扬手，并试图挤过人群向她这边靠过来。

她赶忙努力地挣脱出他那双紧接着她的手，欣喜地冲着人群中那个正渐渐朝他们这边靠过来的金发女孩，挥舞着双手用华语说：“新年快乐，玛丽亚！”

“新年快乐，伊利莎！”玛丽亚一边喘着气一边也用不熟练的华语回应着她。昨天晚上，她可是费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才跟着伊莉莎学会讲这四个字的。

“这是我的同学玛丽亚。”她揽着玛丽亚的手，对他浅浅一笑。“这是……”她望向他的脸，才恍然醒悟自己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一想到这，那羞愧就如一股决了堤的河水，浸过她的脸直蔓延到她的脖根。

“我叫杰克，企管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杰克马上抢过她的话头自我介绍道。

她听他如此巧妙而迅速地接过了话头，心头松了一口气，暗自感谢他没有让自己泄底。她猜测玛丽亚一定看到了他与她刚才的亲密行为，如果让玛丽亚知道她连这个男人的名字都不清楚，

就让他亲吻了自己的话，她会觉得无地自容的。虽然她明白生长在美国的玛丽亚思想非常开放，并不会在意这些细节，但作为生长在中国、深受一些传统思想影响的她，还是不习惯让自己像个荡女似的行为放纵。

“汤姆呢？”伊莉沙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的男朋友。玛丽亚回头转向大厅的另一角，伊莉沙顺着看去，她看到汤姆正跟一些男女同学在举着香槟干杯。

“来，让我们也为新的一年干杯吧！”杰克不知什么时候，已端着三杯香槟从她俩的侧面递了过来。他们三人干完杯，互相道了几句祝福的话后，玛丽亚便顺手把杯子往杰克手里一塞说：“我要去找我的男朋友了，你们尽兴玩吧！”刚走两步，她又回头对伊莉莎使了一个诡秘的笑，然后冲着杰克说：“今晚我去汤姆那儿，请你送她回家吧！”

伊莉沙看着她脸上明显流露出的那副暧昧模样，立即窘迫起来。但她还来不及表示什么，玛丽亚已转身跑进了拥挤的人群。

“今天我没有开车，是因为她让我坐她的便车来的，没想到她居然会把这载我回去的任务丢给你！”看到杰克那双棕色眼睛又恣意地流连在她的脸上，她赶紧解释道。

“这是我的荣幸，你不用担心！”他边说边又一次把她拉近，低头欲吻她。她本能地挣脱出他的搂抱，虽然他的脸是那么地吸引她，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又是那样地令她迷惑，但她仍本能地抗拒着他。

看到她那副坚决抗拒自己的模样，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他叹了口气，然后笑着对她说：“来，让我们加入跳舞的行列吧！”

疯狂地跳了几曲迪斯科后，他们已是汗珠涟涟。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凌晨二点了。

此时，她感到一股强烈的倦意向她袭来，她知道自己有些身

心俱疲的累。

“我想要回家！”她边用纸巾轻擦着头上的汗珠，边满含歉意地对杰克说。

“好，那我们走吧！”他带着轻快的笑意点了点头，仿佛他也正盼望着能赶快离开似的。当他们艰难地穿过人潮，朝门口方向挪动时，她几次都被狂动的人群挤进了他的怀里，而当她的身体与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时，她内心深处竟有一种令她窒息的颤动。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俩终于挤出了舞厅，来到门口时，他们才舒畅地呼出气来。停顿了一瞬间，杰克又马上绅士般地帮她穿好大衣，然后赶到门前拉开大门，优雅地让她先走出去。

一月的马里兰州正寒意浓浓，迎着前面吹来的寒风，伊莉莎本能地竖起了大衣领，而将脖子往里缩去。忽然她感到杰克那双温暖的手又将她搂了过去。靠在了他的臂弯里，此时的她已不想再抗拒，因为在寒风中能靠着一位英俊男子的臂膀前行，的确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很快地走进了停车场，当他们走到他那台美式吉普车前时，他突然低下头深深地吻住了她，那个吻来得是那样地突然而又那么地不容抗拒，使她情不自禁地反应着，回吻着，她喘息地吮吸那夹带着寒风的热吻，是那么地饥渴，那么地难以自制，她深感自己那压抑已久的情欲机能犹如被一根神奇的钥匙启动了似地一发不可收拾，仿佛她不再吻个彻底就会被淹死了似的。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杰克送给她寒风中的狂吻开始，她才逐渐地体会到男女间的性爱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有多么地令人如醉如痴如狂……。

*

*

*

对着穿衣镜精心地打扮了一番，伊莉莎穿上了一件粉红色镶白边的连衣裙，因考虑到此时晚上的天气已凉意袭人，她又顺手从衣柜里拿出另一件薄外套。看一切收拾停当，她打了个电话给她表姨说今天有事要晚一些到餐馆后，才满意地朝门口走去。

葛莱丝太太仍带着她的小孙女在门外草坪的树荫下玩着小玩具，她冲着她们说了声再见，便径直朝她那辆只花了一千多美元买来的已转了三道手的日本车走去。

只花了一千多美元，能买到一辆性能这么好的车，可真是好福气。一年多来，这辆车载着她读书、打工、住宿三点一线地跑来跑去，从来没有误过她的事，因此她俏皮地戏称它为亲密战友。

杰克住在离她家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可是在她兴冲冲地打开车门，准备发动车子的时候，她却犹豫了一下，她犹豫自己不知该不该贸然闯去。

与杰克交往这一年多来，由于她忙着在餐馆端盘子，忙着学校的各科考试，而杰克也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找到工作后又忙着做好工作，因此一个月里他们顶多只能见上二三次面。

她一直不能确定杰克是怎样看待她在认识他的第一个晚上就委身于他的情景，杰克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轻薄的、很容易就会与男人上床的女孩吗？在性方面，杰克一直是那么老练地挑逗她，使她根本就毫无任何防范和抵御的能力，她深知杰克在这方面一定很有经验。她记得以前曾在电影和一些书籍上得知，美国男孩大多在十五六岁时就已有了一次性的经验，何况杰克现在已是二十五六，更可怕的是他天生就有一张令女人不能自制的脸。

一想起杰克的那张脸，她就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以稳定自己

内心里翻涌着的那股令她悲喜交加的情绪，因为当她更爱恋他更希望自己能完全掌握住他时，她竟会莫名其妙地希望他没有这么帅气，而有时她又异想天开地希望上帝能给他注入一种符咒，让他不再会为其他的女人迷惑，只为她一人动心。

伊莉莎深知自己是一个比较有理性的女人，她一直坚信假若她不是很有理性地处理她以前的感情，她是不可能有机会来到美国的。

在她出国前两年，也就是她二十二岁的时候，李晓军曾与她的父母郑重其事地商议过他们的婚事。特别是她的父母总认为自己的女儿已到了该嫁的年龄，如果还不结婚，会被周围人讥笑为没人要的老姑娘的，因此他们都极力赞成他俩赶快完婚。

但伊莉莎却对这门婚事一直拿不定主意。因为刚从中央工艺美院油画系毕业的她，一直对这个靠着当部长的爸爸而捞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头衔的男朋友没能死心塌地。说来也好笑，他迷住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与她的初恋情人一样有着一双浓密长睫毛的大眼睛，以及帅气逼人的体魄。从小就对美的东西流连忘返的她，在萌生出对男人的兴趣时，就决定要找一位白马王子型的男朋友。

而她从十五岁上初二的那一年欧阳文的出现开始，那少女的春情就第一次被启动了闸门。

那时他们家还住在铁道兵团的大院里。这是一栋四层楼的红砖大房，每层楼东西两边各住了一户人家，住二楼的她有一天发现自己家楼上新搬来的那个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男孩正趴在他家的凉台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她和住在西面楼的莉莉在打羽毛球。

真正与他说上话，还是几天以后她哥哥把他带回家玩的时候。她哥哥虽然与他同年龄，但他读的班次却比她哥哥高一年级，据说他是在上小学时，因成绩优异而跳了一级。

少女的心真是一颗叫人难以琢磨的东西，甚至有时连她自己都会被自己陡然改变的行为所震惊。

有一天晚上她做完家庭作业来到阳台上，趴着看那树梢上悬挂着的一轮皎洁明月时，她忽然感到自己的头被天上掉下来的什么东西给打了一下。她顺手摸了摸头，从发丛中竟拿出一粒黑瓜子，她马上仰头朝楼上看去，她看到他那双黑瞳瞳的亮眼睛还静静地盯着她的脸说：“送粒瓜子给你吃，不好吗？”

“谁要你的臭瓜子，无聊！”她故作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就赶忙跑进房间倒在床上。在床上她才明白自己从见他的第一眼开始，就已经暗恋上了他。可她是一个非常好强的女孩，她决不愿让他看出半点破绽，因此每当见到他时，她表面上仍装出一副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的模样。

她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暗恋着他、表面上又完全抗拒他的情形下与他交往了两年，直到两年后他仍没有考上大学，而她哥哥却已考上了上海交大，她也正准备要进行高考的时候，她才发现他和莉莉的恋情。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夜晚，她下楼去捡她不慎从阳台上掉下去的发夹时，忽然撞见他俩躲在楼梯间亲嘴的情形，当他们也发现她而若无其事地笑着跟她打招呼时，她感到她的心就像是被一把利刃狠狠捅了一下似地痛苦不堪。可她仍勉强装出一张笑脸，看着他俩的背影离去。但当她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竟捂着被子失声痛哭起来，她边哭边发誓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强很多的男朋友。

从那以后，为了使自己少受伤害，她极力避免与他们有多碰面的机会，而把自己多余的时间，全埋在她喜爱的油画创作里，并且她也更认真更努力地准备着高考。她决心要考出好成绩，她要证明给他看，他根本就配不上她，因为她比他强，她能一次就考上大学。这股强烈的意愿不屈不挠地支撑着她，使她终于凭着